

※ 「詩與詩學」研究群專輯※

中野逍遙——日本明治時代的浪漫「漢詩人」

大木 康 * 主講 葉建昭 ** 整理

談起日本明治時期的文學，有兩位重要的逍遙先生。一是坪內逍遙(1859-1934)，一是中野逍遙(1867-1894)。坪內逍遙在明治十八年(1885)所發表的《小說神髓》，可以說是反江戶時代以倫理道德為標準的舊文學觀念，從而開拓近代小說新觀念很重要的文學評論作品。他認為小說的目的「第一為描寫人情，第二為描寫世態風俗」；這是他在《小說神髓》中較有名的一句話——但現在我卻頗懷疑江戶時代的文學是否真的那麼強調倫理道德？坪內逍遙主要是針對江戶末期作家瀧澤馬琴(1767-1848)代表作《八犬傳》中八個角色，分別代表仁、義、禮、智、忠、信、孝、悌的特色發論，如此看來是較為強調儒家道德。不過我認為這不過只是《八犬傳》故事的外表，其文學並不能單純從倫理道德來解釋，但關於這個問題就先暫且不談。

關於坪內逍遙有一個他大學時代的故事，據說他在東京大學念書時，當時的教授都是歐洲人。他的英國文學老師是英國人，有一次期末考試的題目是「論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喬特魯德的性格」。坪內逍遙的答案完全是從倫理道德觀去評斷，認為喬特魯德是個壞女人；後來得到的分數很低。當時坪內便深刻理解到西方的文學觀念，這個體認後來也延續到《小說神髓》一書中，這本著作承襲了當時歐洲的文學思潮，並提高了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另外，坪內逍遙也是最早將莎士比亞全部的作品翻譯成日文的譯者，他對日本近代戲劇的改革有很大的貢獻。各位若到早稻田大學，可以看到外形模仿莎士比亞當時的劇場而建的戲劇博物館；因為坪

* 大木 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 葉建昭，輔仁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內曾在早稻田大學教書，所以該校建了紀念坪內逍遙的戲劇博物館，館前也有坪內的銅像。

其實，今天我真正要介紹的主題是另一位逍遙先生——中野逍遙。剛剛順帶一提同時代的坪內逍遙是為入話。中野逍遙是個「漢詩人」，之所以不用「詩人」而稱之為「漢詩人」，是因為在日文中「漢詩」與「詩」的概念並不相同。二〇〇四年五月下旬在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召開的「東亞文學研究的新視野」研討會上，鄭清茂老師介紹過這個情況。日本文學中有「漢文學及和文學」、「漢文及國文」兩個系統；簡單以下圖來呈現：

明治之前	明治之後	
大和歌（やまとうた）	和歌	歌人
詩（からうた）	漢詩	漢詩人
	詩（新體詩）	詩人

在明治之前，大和歌（又稱「歌」）是指日文韻文，而稱「詩」則是指用中文寫作的詩。明治之後，轉而稱為「和歌」及「漢詩」；而創作和歌的稱為「歌人」，作漢詩的稱為「漢詩人」，用新體詩創作的又稱為「詩人」，彼此間有所不同。也正因後來「詩」用來專指新體詩，所以明治前的「詩」便再界定出「漢詩」以作分別。中野逍遙的作品，主要是以中國古典詩的形式表現，所以稱之為「漢詩人」。日本人所作的漢詩、漢文在從前是個冷門，乏人問津的研究領域。因為研究日本文學的人以為漢詩是用漢字寫成，而非用日文，所以不能算是日本文學；而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又以為漢詩是日本人所寫的作品，應不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所以兩方都沒有予以關注更遑論進行研究。直到最近日本文學界及中國文學界漸漸開始注意到日本漢詩人的作品。但是目前日本漢文學史一類的書籍，基本上大都以江戶時代以前為主，很少談到明治之後的漢詩漢文，事實上明治之後的漢文、漢詩作品很多，是個還需要再開拓的研究領域。目前有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中野逍遙，如：入谷仙介、村山吉廣、二宮俊博等先生皆有論著，只是這幾位先生都是研究中國文學，在研究日本文學的學者方面，除了杉下元明先生是少數例外之外，還未見到有論述中野逍遙的相關文章。我認為中野逍遙不但在日本漢詩史上占有比較獨特的地位，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應該也是相當重要的人物！因此今天我想介紹這位漢詩

人。

中野逍遙生於慶應三年(1867)，四國愛媛縣宇和島人。明治二十三年(1890)入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即東京大學，當時只有一所帝國大學而還沒有京都帝國大學，所以名稱上也還未加上東京二字)。二十七年(1894)畢業，隨即進入該校研究科(研究所)。在一本傳記中曾記載他當時正在撰寫支那文學史，然而因為他的早逝，所以該文學史並沒有完成，當然也未及傳世，對文學界而言這實在是一大憾事。若該書能完成，應該是世界上比較早的中國文學史著。同年十一月，中野因失戀而病逝。去世的第二年，他的老師和同學集資為他出版遺作——《逍遙遺稿》。

(今天我帶來最近印的複製本。複製本的出版也表示他在日本文學史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同。)中野逍遙雖然沒有坪內逍遙那麼出名，但《逍遙遺稿》卻是在日本學術界公認頗有權威地位的「岩波文庫」中所收錄的唯一一本日本作家的漢詩集。岩波文庫本為了讀者的方便，在原文之外又加以訓讀，校讀者笛川臨風是早期寫作中國文學史較著名的一位。

另外，從《逍遙遺稿》的出版捐款名單來看，其中有許多日後成為赫赫有名的大學者。中野逍遙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情詩、或者說戀愛詩，可見當時那些未來的大學者們並不否定這樣的作品，這應該與明治初年較自由的風氣有關。中野在東京讀書的時候，認識了南條貞子。貞子是群馬縣前橋一位富裕人家的小姐，到東京師從佐佐木弘綱(父)、佐佐木信綱(子)，在佐佐木父子所組的私塾「竹柏園」(會)學習和歌。由於佐佐木信綱和中野逍遙是帝大同學，所以中野逍遙有機會認識南條貞子。中野後來非常迷戀貞子，並為她作了很多首情詩；但是當南條貞子的父親知道這件事後，便把貞子召回，並將她許配給同鄉的律師。中野逍遙因而失戀，之後他又作了許多虛構情人去世的弔念詩，藉由虛構來作為心靈上的填補；最後，竟因為內心極度絕望而病逝。接下來我為各位介紹中野逍遙最具特色的戀愛詩。

狂殘痴詩之二

讀書二十載，狂骨欲寄誰。秋風吹鬢華，殘月沒翠眉。

入夢唯駿臺，無字不南枝。自笑天下傑，看銷海鶴姿。

不言淚成泉，把筆輒作詩。恨抱相如才，深知宋玉悲。

憐君房州宿，香夢伴華燭。秋風一夜吹，寒花泣幽獨。

欲酬百年情，江波萬里緣。憶昔在納言，含恨辭帝闕。

須磨月明夜，孤眠弔王孫。三年江湖憂，慰之有天緣。
村雨與松風，佳話百代傳。二女精爽結不死，磅礴來游關東地。
千載忽逢今行平，欲絮前契寔有以。嗚呼物換星移幾變遷，風光難留舊山川。
獨有詩歌橫天地，永與美人伴遠年。磯馴之松南枝花，勿使風妒秀妍。

詩題的「狂」指狂骨子，是中野逍遙的號；「殘」則指殘月子，是佐佐木信綱的號。駿臺為駿河臺。佐佐木住在御茶之水附近，南條貞子也住在那兒，所以表示經常夢見住在駿河臺的人。並且「無字不南枝」的「南枝」也隱喻了南條貞子的「南條」。又藉不斷引用在納言（《伊勢物語》）、須磨（《源氏物語》）、南枝花等喻，在在表露中野對貞子的感情。在此要說明的是：中國古典詩的規律，基本上詩是以第一人稱來寫的；而在中國古典詩中的戀愛詩如閨怨詩，詩人便轉而為女性發聲代言。然而中野逍遙完全是以第一人稱來寫戀愛詩，相對於中國古典詩傳統來說是破格的。但是中野逍遙詩的這一特點，實與當時青年的「戀愛熱」有密切的關係。

在日本原來並沒有「戀愛」一詞，而是明治時代新造的詞。戀愛一詞是由英文“love”翻譯過來的。「戀愛」和江戶前時代的男女關係與談情觀念有何不同呢？江戶以前在知識分子或武士階級沒有婚姻自由，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中國古代一樣；但是，另一方面，當時的妓院卻也相當發達，而且當時的人並不否定與妓女之間的交際，也較為寬容地看待這樣的行為。江戶時代的文人也寫一些描寫愛情的情詩。只不過，當時沒有「戀愛」這個詞，詩中通常是稱作「色」或「戀」。江戶時代將女性大致分為「素人」（地女）和「玄人」（娼女）兩種，而漢詩人所作的情詩，大部分對象也都是妓女，即所謂的玄人。至於素人（地女）則未出現在詩中，也就和文學沒有太大的關係。唯一的例外，是江戶末期以為永春水為代表的「人情本」的出現。它是描述一般家庭的小姐與男主角的戀愛故事，可說是江戶文學中較特別的例子。江戶幕府因不能接受這樣的觀念，所以將「人情本」列為禁書。這是江戶時代的大概情況。

明治之後，將“love”作為戀愛對象的，就往往是指一般的小姐，與江戶相反，不用來指涉描寫妓女。而「戀愛」的流行，與明治維新帶來自由風氣、思想及自我的解放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明治之後“love”一詞隨基督教從西方傳入，基本上對當時知識分子影響頗大。當時的知識分子將基督教的“love”理解做否定肉體重視精神、崇尚純潔之意。所以如中野逍遙一類文人所描寫的戀愛對象，便不再是

媚妓，而是有文化、有才華的一般小姐。正因為戀愛觀的改變，讓當時的文人們對於肉體與精神之愛究竟該如何抉擇的焦慮愈發深刻，這也成為日本近代文學一個重要的主題。

承上所言，中野逍遙為南條貞子所作的詩，便完全符合當時新戀愛的模式。中野逍遙外，同時期的作家如北村透谷(1868-1894)、國木田獨步(1871-1908)等人也同樣出現一種「戀愛病」的症狀，他們也因熱衷於戀愛而為情早逝。日本文學史的浪漫主義，北村透谷、國木田獨步及島崎藤村(1872-1943)皆列名其中；到了島崎藤村《若菜集》(《嫩葉集》，明治三十年[1897])這本新體詩集的出現，確立了一個新的詩體，詩人們也逐漸開始用新詩的體裁來表現新的戀愛觀。像這樣將新的形式與新的內容結合在一起的轉變，影響了日後日本新詩的發展。

再回過頭來看，中野逍遙是以傳統形式的漢詩來表現新的戀愛觀，頗有舊瓶裝新酒之意，這便是他在日本文學史上的重要性；他甚至可以說是島崎藤村重要的前趨！在日本近代文學研究上，對島崎的研究為數可觀，但是對中野逍遙的前趨地位卻很少有人注意，這也許正是日本文學界及日本漢學界研究領域長期隔絕所產生的問題。我想，關於戀愛及戀愛觀與新體詩的成立等問題，在中國近代文學中也可能有類似的情況，關於這一方面還要向諸位請教。